

□榕荫漫记

■池宜滚

凝望古厝

暖冬艳阳,我到闽清桔林乡后洋村,走访当代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的祖厝——砖坪下厝。

这是一栋建于清同治年间的四合院,历150年风雨,仍岿然于山谷间。它没有以第一代建房者或后世名人来命名,而是因位于一个青砖铺面的场地下侧,就简朴地叫作“砖坪下厝”。

全厝占地1575平方米,包括一前埕(门前平地)、一前庭(天井及两侧通廊)、一正栋(前后厅及厢房)、一后院(后天井及两侧闺阁)、两吊楼(院墙外侧上段悬空阁楼),典型的闽派建筑风格,大到建筑结构、小到雕刻细节,都保存得相对完好。

门庭前一副斑驳的对联:宴重琼林世泽长,书成玉海家声远。这副联既寄寓着福宅主人对未来的深切祈盼,也成为后世子孙们的字辈排列。

踏上虎头门正下方的石阶,如要窥见长者,来访的人顿时会肃穆拘谨起来。

青砖大门,尽显百年庄重。近三米高、一米厚的门洞厚重气派,实木门扉古朴坚固,二者相互映衬,宛如城门。外门框两侧腰线处各

镶嵌着一个石构件,原是安装格栅门的上轴白,上端分别雕刻着佛手瓜与葫芦、荔枝和乌龟的造型,寓意门纳平安福禄,喜迎吉祥遐龄。古人将宅府看成与生命和家族命运一体的神圣之所,方寸之间,皆无苟且。一门之隔,外为世界,内有洞天。

推开大门,见证建房者的殷切心愿。固定大门的上横框称为“门龙”,霸气坚实,以刻成鲤鱼形状的木构件“门龙针”固定在厚墙上,寓意年年有余及鱼跃龙门。屏风门只留下一个框,原先精美的框柱石础已流失,空余遐想。天井中,连接屏风门与上行台阶的甬道用弧面的青石板铺就,形同龟脊,除了寓意龟寿遐龄,也便于排水去沙。

驻足堂前,细览古厝的人文内涵。天井之上,四面屋瓦内收倾斜,雨天里,瓦面水皆向内汇聚,是为“四水归堂”。外围的马头墙,由中间往两侧一垛更比一垛高,象征一代更比一代好。其侧面的砖雕彩塑,当年使用全矿物颜料填涂,至今鲜艳如新。天井左右侧廊屋面与正栋檐下高低差之间,各设一垛精美的女儿墙,中间镂

空出一道空格,既防止雨水飞溅,又能增加采光透气,墙表浮雕吉祥人物,美感满满。廊边以几条丈余长的青古板压面,正上方横穿着细长的帘木,用于悬挂布帘,盛夏之季,可挡夕照。帘木上方供着一根方形尺木,俗称“丈歌”,刻录全屋结构图和尺寸,既是整栋房子的密码备案,又是木匠的象征,要恭敬保存,一旦有部件毁损,可以据此修复。

厅内更是精细奇妙之境。大厅侧壁与出廊共7对大柱,均以精美础石支撑,造型各异,花纹与浮雕皆无重复,连环画一样成节成章地,承载着吉祥寓意、文化精华。古人建造大宅院,用心精深,谋篇布局,无不较真精细;用工庞大,石匠、木匠,往往提前两三年开工,把重要构件打造出来,才开始搭盖主体,确保房身与重要构件安装同步开展;用意深远,经年累月,不断琢磨完善,只愿能将晴耕雨读、勤俭持家、忠义仁孝等的家训全部揉进建筑。

徜徉于厢房横厝,感受到的是秩序规矩。正栋两侧的住室,屋内铺木地板,用单层石阶解决出入的高差

问题。有的门口排着长方体石墩,标明此为男性住宅;有的为半月形石块,提示这是女性寝室。区分明显,不容随意。正厅背面为后院,两侧厢房与后面的巍峨山墙,围合出了一个典型的“四角天空”下的独立空间。厢房一楼为厨房、餐厅,二楼是小姐闺阁。阁楼的走廊外侧以长排靠背椅为凭栏,名曰“美人靠”,乃女孩们赏景、活动的场所。内则闺房,虽有楼梯通到厅堂,但平时仅供女佣与女教导上下,五岁以上的男性均不能涉足,女孩子们也仅在出嫁之日,才从中走下来。后面的山墙,居中醒目地浮雕书册图案,激励子孙勤学上进。

建筑是凝固的艺术,无声的史书。如此路远地偏之处,陈旧端肃之宅,却凝结着完备周详的传统文化,宛如一位充满故事的老人,无声又滔滔不绝地倾诉着不平凡的历程和丰富的内心。我恭敬地盘桓在它身侧,叩问一步一景的历史细节,聆听每一段时光的故事,思索它的前世今生与明天命运。辉煌与落寞之间,赞叹与惋惜同在,但愿很快会春风重来,让它重焕夺目光彩。

□心灵语丝

■阿锋

老男孩

几个同事闲聊,一位年长的女同事被年纪稍小的男同事称为“小公主”。旁人更正说,应该叫“小姐姐”。想想自己也曾自诩“男孩”,逗得全体同事大笑。岁月如梭,如今这个标签是否应该改为“老男孩”?

年轻时曾经深爱足球,狂热追随着当时球场上的那些“男孩同类”——三罗(大罗,小罗,C罗),三巴(巴斯滕,巴乔,巴蒂),三德(兰帕德,杰拉德,德罗巴)。这么多年,一直深爱足球,珍藏美好。因为在足球中虽奇迹不常有,但总会发生。

2012年夏天欧冠决赛,英超切尔西对阵德甲拜仁。那晚,一群永不服输的切尔西老男孩圆梦欧冠。虽然此前小组赛差点没出线,八分之一客场1:3,半决赛在诺坎普少一人落后两球,决赛82分钟丢球,加时赛又丢点球,点球大战首发没进,一群老男孩跌宕起伏地拿下冠军。再大胆的导演也导不出如此激动人心的剧本。今晚重温这一幕,感慨万千潸然泪下。

有一种精神,叫作“切尔西老男孩”,这是一种面对困难不退缩的精神,这是一种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精神,是一种虽千万人,吾亦往矣的精神。2012的追逐欧冠的路上,不管德罗巴、切赫、特里和兰帕德,任何一个老男孩的下一个落脚点都是未知数,但这一役中,他们完成了俱乐部交给他们的使命,最终助力球队挺进欧洲豪门。

时光荏苒,青春不再。时光悄悄拉上了一代人青春的大幕,如同某首诗:“当我们拥有它时,还无法读懂,当我们读懂它时,它却已悄然远走,这首诗就是青春。”世间万物来去,曾经的对手变成相拥的朋友,这是岁月的温柔,却也是在与时代诀别。

每次与跑外卖的老哥、深夜跑车的老师傅交流,都心有戚戚。自己也是在深夜里吃泡面的交易老台柱,为了看市场二十多年如一日。我们这群人,努力生活的同时,并不曾丢掉内心深处“男孩”标签。抛开世俗的偏见,每个人都应该活出真正的自己。谁说年龄是划分人群的标准?当一个人拥有自己喜欢的事,一直葆有坚定的初心,将热爱坚持到底,哪怕年近百百,内心依旧是那个男孩。

“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,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;只剩下麻木的我,没有了当年的热血……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?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?任岁月风干理想,再也找不回真的我……”时隔12年,再一次听到这首歌,还是会本不该脆弱的年纪里,又一次泪流满面。如今,深夜里,我又扪心自问:用什么来证明生命?

曾和某个欢笑的青春背影擦肩而过,一程又一程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剃须刀一层又一层刮走我的青春,镜子里面的容颜日渐苍老,但阳光底下却仍只是个孩子。毕竟人生之路,老男孩们才走了一小半……

不禁想起还有一个宋朝老男孩——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这是他的自赞,也是历经沉浮后对命运的释然。正如《菜根谭》有言:“众人以顺境为乐,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。”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当命运的风雨无情地袭来,老男孩总能用生活中点滴的快乐,冲刷掉那些巨大的悲伤。生活不在别处,就在当下。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在人生这条路上,且行且珍惜,诗酒趁年华。

□灯下漫笔

■周琦

嫁与藏书楼

对于她,我并不十分了解,但是从她的言行中,我可以感觉到,她是一位睿智聪慧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、胸怀梦想的奇女子。但是过去的人们可能并不这么认为。明朝末年文人陈继儒在他的《安得长者言》一书中说:“女子通文识字,而能明大义者,固为贤德,然不可多得。”这句话初看仿佛是对好读书的女子的夸赞之词,然而紧随之后的言语便极有偏见了:“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,挑动邪心,甚至舞文弄法,做出无丑事,反不如不识字,守拙安分之为愈也。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可谓至言。”其实那句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,也不是陈继儒的首创,而是引用先人的话。就这句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,误了多少像她这般满腹经纶而又抱着幻想的奇女子。

想必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,因为她能读书著文,必定是家道殷实不必为五斗米折腰,在闺阁之内专注女红之余才有条件阅读诗书,对书籍心怀向往。

想必她读过不少书,家里的藏书应该是大多读过了,不满足于现状,仍四处求书以润胸怀。听说城里有户官宦人家藏书丰富,所建私人藏书楼名闻遐迩,她便朝思暮想何时能有机会入厝看书:看看人家的藏书到底有多么丰富,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左经右史、汗牛充栋、插架万轴。但是这户人家的家规挺严,尤其是对那座藏书万卷的楼,专门立下了严律苛令,一般人尤其是外人想入内看书那是难上加难。

想必她是动了不少心思,为了能名正言顺地走进藏书楼饱览群书。她求到在当地任官的大伯那儿,恳请大伯帮她牵线搭桥,找了那户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嫁与为妻。她有个美好的想法:嫁入豪门,应该就可以登堂入室名正言顺地饱读藏书了呢?

然而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她想得太简单了,无情的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。尽管她成了这家的媳妇,可还要面对许多条条框框,还有那疾言厉色的父兄

长辈,各种家规家训。作为女子,她依然没有资格登楼看书。那些个家规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一种枷锁,比如:“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,罚不与祭三次;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,罚不与祭一年;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,罚不与祭三年,因而典押事故者,除追惩外,永行驱逐,不得与祭。”

面对这些,她只能望书兴叹,其实她连书都未见到,应该是望楼兴叹。这成了她这一辈子的遗憾,以至于郁郁闷闷含恨而终。虽然她的心愿未能实现,她这非同寻常的心愿却被后人引为传奇,记载到了笔记之中,得以流传后世。

记述这段曲折故事的是清代一位名为谢堃的文人,所著《春草堂集》中,对她有一段简短的描述:“性嗜书,凡闻世有奇异之书,多方购之。”笔记体小品文所记载的多为文人逸事,或是街谈巷议,或是思古之幽,对于这位嗜书之女的生平并未浓墨重彩予以介绍,只用短短的

一则小文记载了她的忧郁悲伤,但好歹留下了姓名。

她心心念念的那栋藏书楼,在数百年间,也有许多读书人久仰其名前来拜谒,然而与那位才女一样,只能远远观望而不得近前,更无法登楼一阅。

百年前的她在这座小楼前徘徊往复,百年后的今天我慕名而来,徜徉在楼内,俯瞰着周遭的景致,逡巡着一排排一列列高大的书架。我在想:如果这藏书仅仅是为了珍藏,而不是藏为所用,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读书,那么这般珍藏又有何益处呢?是想把书籍作为自己的私产锁闭深宫?还是想验证那份“丈夫拥书万卷,何假南面百城”的虚荣体面?

围着这座精巧雅致的小楼转了几圈,我想:当年的她或许就是这般皱眉蹙额、茶饭不思,流连忘返在小楼前,却只能远远观望而不得入内,默默叹息而饮恨终生。

她叫钱绣芸,她所久久仰视而不得入的那座藏书楼名叫天一阁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